

相辉映,令人心旷神怡。我们一行争先摄下这组难得的镜头,作为“到此一游”的留念。

乐平的天桥——大寺上

黄存厚

今天,站在十字街口,朝泊阳路一望,宽广平坦的水泥路,一眼望不到头,道旁楼房矗立,绿树成荫,车似穿梭,人似长龙。谁能想象这就是五十年前乐平“天桥”——大寺上?天桥,在旧中国的北京,是个三教九流,鱼龙混杂,藏垢纳污的地方。我用“天桥”来形容旧社会的乐平大寺上,丝毫不夸张。

进入大寺上,是斜斜的上坡路,路面是麻石条铺的,年久失修,凹凸不平。一踏入,迎面扑来的是一阵阵尿骚气。放眼看去,就见有人挨在墙角边小便,尿液一部分渗入地下,一部分就沿着麻石路面横流。如有人问他:“在这男来女往,众目睽睽的地方怎能如此毫无顾忌地干这种勾当呢?”他会漫不在乎地说:“屙屎莫看人,看人屙不成。”

再走几步,是一排并列的打小炉的,风箱扯得呼呼价响,烟煤发出的滚滚黄烟呛得你受不了,那些熔铁、化铜、焊烟筒、配钥匙的老少炉匠,好像一辈子未洗脸似的,满脸黝黑,烟灰满头。他们既是小手工业者,又是收买梁上君子赃物的主顾,也是为小偷小摸配制开箱撬门工具的制作者。

接着就是一些卖油炸果、油条、凉粉的小摊子。有个神经质的女人,专门卖红薯,大毛边锅,红薯堆得像小山,尽管红薯没洗,卖红薯的人脏得可怕,但红薯熟了,那股香喷喷的气味,仍然会招来饥肠辘辘的过客。

稍微平坦的地段,有测字摊、算命桌。那位测字先生,用一块小粉板,滴上几点墨汁,随用手楷头把它画竹子、鱼、虾,引来许多人围观。等看的人多了,才开始扯把子,天南海北,说得天花乱坠,俨然是位半神仙,把一些心地善良而有疑虑不决问题的农民的钱,骗到他荷包里。看热闹的人们,听得津津有味,摩肩擦背,待到散去时,才发觉自己口袋里卖柴、炭、或石灰的钱,不翼而飞,被抓手摸走了,有的垂头丧气,有的咒天骂娘,有的跌足痛哭。

卖假药的走方郎中,多半有一两条无毒蛇做幌子,玩一阵蛇,吸引观众。卖药时,赌咒发誓,证明他死人都治得活。有三两个“媒子”,装做主顾,争相买他的药,骗得一些善良的人——多半是农民上当后,便一同到大寺上唯一的一家馆子“集贤楼”,吃得嘴角流油,乌龟认不得王八,大腹鼓鼓,酒气熏人,跌跌撞撞,大呼小叫而去,还俏皮地说:“天生空子(易受骗上当的人)以养豪杰”。

赌博摊子分两类:一类是简单的,赌单、双,转糖子子,骗小学徒、小学生的钱,别看输赢不大,危害性不小。

最能迷人的的是一个操南昌口音摆转瓷器摊子的骗子,他扯有一个大布棚,摊子上摆满了瓷器罗汉、观音、花瓶、饭碗,五光十色,琳琅满目。摊子中间画有一个圆圈,分为三十六格,六格是空门,三十格上各摆了上述的那些瓷器,六颗骰子装在一个有盖的瓷器皿(叫摊盅)里。每赌一次,十个铜元。付了钱,就让你摇一次骰子,一揭开摊盅就问你:“向左数?向右数?”你得赶快回答。他拿只筷子,按你定的方向,根据骰子的总点数边唱边数,管你是向左数或向右数,始终是落空门里,休想得到摆在摊子上的那些瓷器。说也奇怪,你要向左数是“空”门,如果是向右数了,则刚好是一尊大瓷器罗汉,直怪自己定错了方向。不服气再来一次,向右数,又落在空门,如果向左数了,则刚好会得到一尊描金瓷器观音,真是气人,越气越赌,越赌越输,可以把